

万献初著
《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

万献初著 * 《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

《说文》生产生活部类字丛考类析

本书对《说文》中与先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数千字形作联系性的多角度的定量分类考辨，把《说文》中反映某类生产生活内容的字按构形理据归为相对封闭的子字系来作穷尽性的定量定性研究。

全书分为八章建立八个子字系进行形音义系统考析，借以考察《说文》字系中所含的上古先民“捕获、狩猎、畜牧、农耕、饮食、器皿、衣着、居住、商贸”等方面的生产生活内容。反之，借系统的内容来推证个体汉字的确解，然后观察各子字系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历时轨迹，探讨哪些字在何时成为死字僻字，哪些字流传至今成为通用字词，并探询其成因与规律。

《说文》所收小篆字系为考辨主体，以传世文献的经注及训诂为说解之例证，引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古文字材料和考古研究成果，以补传世文献材料之不足并正《说文》本身说解之讹误，使由《说文》字系考析来推论上古社会生活的研究有更为扎实的佐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说文》生产生活部类字丛考类析 /
万献初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0
(木铎文库·学术丛刊)

ISBN 978 - 7 - 5104 - 2170 - 9

I. ①说… II. ①万… III. ①说文 - 研究 IV. 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7291 号

《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

主 编：贾 勤 茀 冢

作 者：万献初

责任编辑：李红兴

封面设计：基石文化·美黛昭

版式设计：李 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版 权 部：+86(10)6899 6306

中文网址：www.nwp.cn

英文网址：www.newworld - press. 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445 千字 印张：30.25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4 - 2170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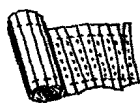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木铎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杜泽逊 方广锬 高山杉 龚鹏程
胡文辉 李学勤 阎 安 郑炳林

编 委

陈 星 陈兴武 冯先思 纪 贇 孔祥军
刘国忠 孟繁之 慕 回 万献初 王家葵
温锦泓 夏可君 萧文立 萧 旭 朱旭强

主 编

贾 勤 楼 冢

编辑缘起

混沌未分之时邈不可知，混沌已分，生物以息相吹，暗醺熙攘，人世渐立，文明尊重，有由然矣；而庄生一言以蔽之曰，道术将为天下裂。间尝三诵其旨，退而默思，此裂甚好甚妙。盖天人合一因袭久矣，其实则相悖，所谓今古病病，煅佐其道，吾人蒙蒙稚眼观临此世，方微有隙有缝有漏，庄子所言者势也；厌常炮新，学者遂亦乘势整齐排比之，全信全疑，跌宕中国，匆匆乃有天下光明事业，此裂后之正派大略也。而此裂千餘年来尚未结束，摩荡不已，譬如宇宙爆响之遂初噪音至今不绝，辐射漫衍之。人生此等天地间，俾隔阂相通，玩因果俱时，勤苦可知。然中古而下，居然属辞繁华，一派光明。岂此裂既久，吾人心性渐安、乐道朝尊不已乎！呜呼，域中四大，积学可知，裂而能合，方臻美善，此合此裂皆一一现量为学与术，踊跃无边，存乎其人。今者本学刊愿乘此势、尊所朝，预此裂、追所合，集成类次，分辑刊布，诚邀海内通识助阵，传火添薪。

新世界出版社

木铎文库学术丛刊编辑部

2011年10月

内容提要

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系统地整理了经秦代书同文而规范过的小篆字系，其字义训释来自群经故训及博采通人，系统地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文献词义体系，其构形本义显示的主要是上古的社会生活形态。因此，系统研究《说文》字系的形音义，能够发掘出不见于其它史料的历史文化信息，揭示深藏于汉字构形体系中的上古初民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奥秘。

本书的研究，从传统文字学出发，运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从不同以往的视角来审视《说文》字系，用全新的方法来剖析汉字的深层内涵，试图为汉字学理论“寻找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主要选取《说文》有关生产生活部类的字为对象，按部类系连成相对封闭的子字系，作贯通的穷尽式的定量定性考察，以系统的构字本义分析（“笔意”分析）为主，参考甲骨、金文字形，广证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资料，揭示各子字系所包含的构形心理、特性和规律，探索叠置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本书分八章重点考察了《说文》字系中所含的上古先民“捕获、狩猎、畜牧、农耕、饮食、器皿、衣着、居住、商贸”等方面的生产生活内容，同时借助系统中的定位来推证所涉及的个体汉字的确解，然后观察哪些字在何时成为死字僻字，哪些字流传至今成为通用字，并探询其成因与规律。所得成果，既有益于历史文化研究，也有益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化。

通过子字系的构形分析来重建各种历史话语场，本书有很多超乎预期的发现，如：推论初民有一个结网捕获鸟类为食的生活阶段；“廐、廚、廁”等字《说文》本都从“广”，后来作“厩、厨、厕”而从“厂”是有违笔意系统的；“猎犬、肉猪、耕牛、吉羊、战马”是五畜的本质特征，也是五畜之字构形的隐含主调，体现了很好的内在统一性；等等。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采集捕获型的果菜网罟弓弋佳鸟鱼兽类字集考	25
第一节 早期采集生活的果菜类字分析	28
第二节 捕获鸟兽鱼鳖的行为与工具类字通析	35
第三节 佳鸟羽等禽类二百二十二字通析	52
第四节 鱼鳖类一百一十三字通考	79
第五节 可捕食虫类与野兽类字通考	92
小 结.....	105
第二章 狩猎畜牧生产的犬豕牛羊马五畜字汇考.....	112
第一节 犬类九十四字通考.....	114
第二节 豕类四十五字通考.....	120
第三节 牛类五十五字通考.....	125
第四节 羊类三十四字通考.....	130
第五节 马类一百一十八字通考.....	133
小 结.....	139
第三章 农业生产的耕作与庄稼类字通考.....	144
第一节 土壤、田地是农业的本原.....	147
第二节 农耕器具及其耕作方式类字汇析.....	154
第三节 从禾构形的九十字通释.....	161
第四节 从黍麻等构形的作物字通释.....	173
小 结.....	179

第四章 火食形态、烹饪器皿与方法类字汇考 ·····	183
第一节 从火的三十六个火食、烹饪字探源·····	184
第二节 从鬲、鬲二部二十六字看初期器皿烹饪的形制·····	194
第三节 从食类六十六字看饮食的方方面面·····	206
第四节 由四十个肉食类字看早期肉食的特征·····	216
第五节 米及瓜菜类字所反映的早期食物特点·····	222
小 结·····	230
第五章 酒类与瓦缶皿豆竹木金等器皿类字通考 ·····	234
第一节 酒类一百字通考·····	235
第二节 瓦缶二部陶器类字通考·····	246
第三节 皿、匚、豆部字通考·····	251
第四节 竹、木、金部中的器皿字通考·····	259
小 结·····	267
第六章 毛革丝麻布帛衣饰类字通考 ·····	272
第一节 先民初用于衣饰的葛丝毛皮·····	274
第二节 丝系系素类二百六十一字通析·····	278
第三节 巾帛类七十四字通析·····	306
第四节 衣饰类一百一十八字通析·····	315
第五节 冠冕与履屨类字汇析·····	330
第六节 韋、革类字综合分析·····	333
小 结·····	341
第七章 宫室建筑及居住类字通考 ·····	345
第一节 先民定居之初的基本观念·····	350
第二节 穴土艸等部的穴居土建茅盖类字·····	356
第三节 口邑高门等部的居所与建筑用字·····	366
第四节 广部四十九个建筑物用字·····	372
第五节 宀𡩇宫三部的宫室及居家用字·····	379
第六节 门户二部的居所及其结构用字·····	392

第七节 木部中的居住及建筑用字·····	402
小 结·····	408
 第八章 商贸类的贝部五十九字通考·····	412
第一节 有关饰物财货的贝类字·····	414
第二节 有关贝币流通手段的字·····	421
第三节 有关贝币贸易的方式、价值、盈亏之字·····	425
第四节 与贝币对应的财物及其处理之字·····	430
第五节 与贝币相关的赋贡赠赏类字·····	433
小 结·····	437
 总 结·····	439
参考文献·····	444
后 记·····	446
本书所析《说文》字目索引·····	448

绪 论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一民族的历史往往是由该民族的文字系统记录下来的，一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内容和文化生活，也主要是靠该民族的文字系统记录并历时传播下来的。反过来看，文字本身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某民族文字的产生、发展和文字系统的形成、成熟，是与该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的。

语言、文字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也是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还是反观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姚孝遂先生曾说过：“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系统工程之一。这是人类所有一切文明的基础，其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进步和发展，其先决条件就在于有了语言和文字。有了语言，人类才有可能交流信息，交流经验，积累智慧。而有了文字，则进一步使经验和智慧的交流和积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如果没有语言和文字，人类将永远停留在其原始阶段而无法前进一步。”^①

不只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者有如此认识，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里木（J. Grimm, 1785—1863）在他的《德语史》中写道：“有一种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它们的语言。……就古代史而言，这种保留下来的遗物使我们惶惑莫解，而别的史料又付诸阙如，这时除了详细研究我们的语言和土语亲属关系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了”，因此要“从语言研究中取得对于阐明历史的好处”，因此他的口号是“我们的语言——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历史”。^②

^① 姚孝遂：《经学、小学与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第1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② 转引自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第96页，学林出版社2005。

也就是说，语言文字不只是传承、记录历史与文化的工具，还是民族文明高度发达的直接见证。罗常培先生论及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时说：“语言的材料可以帮助考订文化因素的年代。语言，像文化一样，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种因素组合成的。其中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荒渺难稽的过去，另外一些因素不过是由昨天的发展或需要才产生的”，而“语言的变迁比文化的变迁慢得多，文字的变迁比语言更慢。有些文化因素早已变了，可是它的蜕形却仍旧在语言文字里保存着。”^① 也就是说，利用文字系统自身所贮存的信息，不但可以推知古代因历时变易而流失了的语言形态，还可以推知因历时变易而流失了的文化因素。何大安则说：“我认为，语言是一种人文的表现。语言与其它人文现象，如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等，都不断经历着结构性的改变。对语言变迁的研究，因此不是狭义的语言学内的研究，而是和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关切牢不可分的。语言如同社会或经济一样，是我们持以了解人文成就的一项观点，一种尺度。研究语言变迁，一如研究社会变迁、文化变迁，其积极的目的乃在透过对结构变迁的观察，来了解更广泛的人文现象的变迁结构。”^② 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文字，也就是说，语言、文字变迁的研究不但离不开人文现象变迁的内容，而且其研究目的还是为了揭示人文现象变迁的内容和规律。

汉字，是汉民族语言的书面载体，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社会生活、文化样态的书面载体。同时，汉字系统本身也是中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结晶，蕴含了古远深邃而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信息。故章太炎先生认为汉字本身就是历史：“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③ 是说汉字构形本身就是史料，字形所含造字之时的意义（本义）直接反映了上古历史文化的基本内容。于省吾先生也曾说：“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很形象地反映了古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110—112页，北京出版社2004。

② 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 章太炎：1902年8月18日《致吴君遂书》，《章太炎书信集》第6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①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约公元 40—121 年）编纂的一部汉字纂集型的字书，它系统地贮存了经秦代书同文而规范过的小篆及相应的前代大篆与“古文”，其字义训释来自遍索群经及博采通人，因而系统地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文献词义。故段玉裁注《说文》常说“许氏必有所本”，黄侃先生也说“《说文》所说皆有来历”。程树德则说：“班史《艺文志》所录《仓颉》以下凡十家四十二篇，无一存者。今当以许氏《说文》为最古，假《说文》以证史，其间上起黄帝，下逮两汉，逸闻古俗，胥存其中”，又说：“泰西文字主于谐声，我国则并及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诸法，恒可因制字之故窥见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② 因此，系统研究《说文》字族的形音义，就能为专题文化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并能揭示深藏于汉字构形中的文化奥秘。汉字虽然是在汉代才系统地集结起来并形成《说文》字系的，可它们多不是汉代所造。构形本义所显示的主要不是汉代而是上古的社会生活形态。

许慎在《说文》中纂集当时经典所用及时行的汉字，形成一个优选的汉字系统，可称为“《说文》字系”。整体的《说文》字系反映的是上古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这个总字系又是由各个分系组成的，可称为“子字系”。《说文》字系下有多个子字系，分门别类地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分支内容，值得深入、细致、系统地进行全面研究。刘瓛先生曾对《说文》研究提出过希望：“造字者以自然界、社会现实和民族进化史迹为依据，汉字的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发展和民族进化史迹为根基的，研究者要将文字的形音义、字源、字族与社会发展、民族进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③

然而，这种“以汉字字系为史料”的研究，虽然多被前人言及，但目前还非常缺乏。黄德宽、常森对“忽视汉字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关系”的研究现状深表忧虑，认为目前的汉字研究理论“并未清醒地认识、理解文化传统在汉字发生、发展、构造、认识、价值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文字学日益接近的有关汉字内部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 2009。

② 程树德：《说文稽古篇·序》，商务印书馆 1933。

③ 刘瓛：《刘博平谈研究〈说文解字〉》，《江汉学报》1962 年 5 期。

构成的规律只能使人知其然，不能使人知其所以然。传统文字学理论从来都没有找到，甚或从来都无意于为自身寻找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① 批评虽显得过于尖锐，然确能直指痛处。

本书的研究，就是站在传统文字学的新角度，用不同以往的视角来审视《说文》字系，用全新的方法来剖析汉字的深层内涵，尝试为汉字学理论“寻找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

一、《说文》字系在反映上古社会文化方面的特点和作用

《说文》分类纂集并解析了 9353 个汉字的小篆构形，揭示汉字最初据义构形的造字意图的分析可称为“笔意”分析，即构成字形的笔画都有表意作用，《说文》这个基于“笔意”的小篆字系是一个成熟的带有理想化成分的汉字系统。

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最早形成自身完善系统的汉字体系，也是最后一个完整而又全面地保持了构形意图的汉字系统。《说文》对小篆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描写，严格地遵循形义统一的原则，以部首为经，以六书为纬，全面展示了汉字在构形和表义上的整体相关性、有序性和系统性。形义统一的构字原则，使得汉字的形体构造与据以构形的词义之间保持可解释性关系，也就是使单字的构形理据存在于形义统一关系之中。《说文》字系所集中体现的上古文献词义系统是汉语词义体系的源头，它源远流长，多角度深层次地影响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发展。《说文》所收的字有些后来不再使用，成了“死字、死词”（或称历史字、词），如“鬲、鬲”二部 26 字绝大多数不见于后代文献，而它们在《说文》中结族、分部和分类排列极具体系性，造字意图的说解明晰，具有围绕“初期器皿烹饪”这一主题展开的普遍联系性，说明许慎对鬲类字作过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他编排、说解《说文》字系的系统观和严整性。

许慎采集、优选、编纂《说文》字系，是为了系统地梳理和传承经秦代“书同文”规范过的汉字字用体系，他在《说文解字·叙》中强调文字有“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重要社会作用，他痛恨那些滥用汉字的“好为奇者”，说他们“诡更正文，乡（向）壁虚造”，使汉

^① 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前言》，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5。

字不合古文谬于史籀，导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状态。他认为物必有源，汉字之源虽“叵复见远流”，但“厥意可得而说”。于是，他以求字源、正字用为己任，要以“遵修旧文而不穿凿”的原则来正本清源，使汉字归于“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的正途。故他“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譌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总之。许慎虽在编字书，却同时也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上古社会文化内容的录存与探究，他对小篆字系的整理、引证和说解为上古社会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扎实而丰富的资料，其功不可没。

小篆的“笔意”直接来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说文》全面保存了小篆字系的形音义及其构形意图。同时，小篆又是上古文献文字的典型材料，其所含的内容往往可从文献用例中得以考证，即戴震所谓“以字证经，以经证字”。许慎《说文解字·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是说汉字字形的产生基于上古初民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汉字的构形“笔意”由“观象取物”和模仿“鸟兽蹏迒之迹”而得，因而有较强的形象可感性。《说文》小篆字系虽然只收一万字左右，但包含的上古生活内容却是极为丰富而全面的，许慎之子许冲在其《进说文表》中说：“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衰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世间万物、万事在《说文》字系中“莫不毕载”，也说明汉字形体构造所蕴含的内容广泛来源于上古社会生活。

来源于上古社会生活的汉字系统既然载现了丰富多样的物象、事象等内容，自然就能起到为久远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服务的作用，《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

不可乱也”，又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汉字是古人务生治国之本，是通今识古之径，是解谬晓悞之方。后人因其内在条理而系统把握，就能知其源而观其用，因其用而究其源（原），就能对汉字系统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深层次的理解。章学诚在《校讎通义·内篇·原道第一》中论上古文字的形成及其重要作用时道：“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汉字构形系统贮存了大量上古社会文化内容的特点和它能够广泛为社会服务的作用，被许慎充分认可，并在系统的构形分析中显示出来，正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一”字下评价的那样：“《尔雅》《方言》，所以发明转注假借。《仓颉》《训纂》《滂喜》及《凡将》《急就》《元尚》《飞龙》《圣皇》诸篇，仅以四言、七言成文，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许慎系统地探索“字形原委”，不仅为语言文字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建立了字系平台，也为进一步系统考察上古社会文化生活准备了系统而丰富的材料。

《说文》所收的是上古经书所用的文字，反映的文化以商周时代为主，兼及史前及两汉的古代文化。许慎撰《说文》不外说字、解经、谈文化，解释经典是其主要任务之一，引经为说字之证也就是必然的。据统计：《说文》引《易》79条，引《书》159条，引《诗》442条，引《礼》139条，总计引经1305条；引其他古籍：《国语》20条，《史篇》3条，《吕氏春秋》2条，《淮南子》4条，《汉律令》22条，……总计78条。^①据此可知，《说文》字系在语言学层面体现为文献语言学，其材料基于上古传承下来的文献，而这些文献正是上古社会文化生活的书面载体。陆宗达先生在《说文解字通论》中论述道：《说文》“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汉民族语言学的—个主要

① 张震泽：《许慎年谱》第11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学科是‘文献语言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又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此说始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又说：“《说文》中还保存着大量资料，在我们研究和总结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状况、科学技术成就方面，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功用”；“文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从事研究甲骨文字和钟鼎文字的学者，已经从中发掘出很多极其珍贵的古史方面的各种材料，取得很大成绩。《说文解字》里也同样蕴藏着很多有关古代社会情况的材料。我们研究《说文解字》，也应该把这些材料发掘出来，以资古史学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参考借鉴，以补古史典籍的不足。”^① 陆先生自己在讲解《说文》时，也常常谈到这方面的心得。

总之，《说文》在传统语言文字学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著作，而《说文》字系在录存和蕴含上古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无疑也是最为重要的。黄侃先生拿《说文》与《尔雅》《方言》《释名》作比较之后说：“《尔雅》一书，本为诸经之翼，离经则无所用。即离《说文》，而其用亦不彰，此如根本之与枝叶也。《方言》《释名》解释不备，亦次于《说文》。《释名》以声为训，而音韵变迁，训诂歧异，皆必徵之《说文》，故《释名》亦以《说文》为依归。《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② 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也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其所说实际上同时包括了上述两方面的重要性。王宁师曾评述《说文》的权威性道：《说文》“不仅为我们系统地贮存了经过秦代书同文规范了的小篆和一部分曾与小篆有密切关系的大篆和‘古文’，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代文献词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上万个汉字的形体逐个地分析，证实了早期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确立了以形索义的词义分析方法；它通过独特的体例，总结出小篆构形的总体规律，描写出小篆构形的完整系统，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如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它所显示的小篆构形系统，由于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又由

①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第6、9、157页，北京出版社1981。

②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于切合汉字的实际，还因为符合汉字优化的原则，所以，强有力地影响了后代的隶书和楷书，起到了促进汉字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解释汉字的形义上一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①正是这种权威地位及其良好的规范性、系统性，使得《说文》字系本身在考求上古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具有很高很系统的文献价值。

二、利用《说文》字系来研究上古社会必须持有系统观念

《说文》在编排上以义为纲，析形立目，创建部首，据形系联，统摄单字，融会贯通，有很好的系统性。正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所说“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因此治《说文》“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因此，系统观照、融会贯通是研究《说文》各项内容的第一要义和基本方法，也是利用《说文》字系探究上古社会文化生活的首要方法。

系统观照，就是全面联系，即“系统条理”之法，黄侃先生云：“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②他举例子说明：“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③研究汉语语言文字中的音义关系需要系统观照，通过《说文》字系来研究上古社会文化生活当然也需要对字系进行形音义多方面的整体观照。王宁师通观近现代学者有关《说文》的系统研究，总结说：“把具有系统联系的汉语字词同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作贯通的研究，这是章太炎、刘师培大力倡导、刻意厉行的基本方法。此法在黄侃、吴承仕、程树德、刘瓛的研究中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功效。”^④

就《说文》所收录的小篆字系来看，汉字是一个整体系统，但就

① 王宁、谢栋元、刘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②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 王宁：《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序》，巴蜀书社2001。

个体汉字的发生、发展而言，它们又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人创造或改造而成的，早期汉字的创造过程是漫长的，是自发的、群众性的，也是带有盲目性的。单个汉字一经产生，就进入社会的流通过程，也就是进入字用过程，则个体字符必须经历社会生活应用的选择与检验，或被淘汰，或得以流传。文字系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总体上要遵循表达律、区别律和简易律，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制约个体字符的构造和完善，这种自组织过程促使个体字符的构造不断向优化的方向发展，以适应系统的需要而得以留存。当然，汉字整体构形体系的优化和完善是具有理性意识的，光靠自发的字用性的社会选择是不够的，还须在此基础上加以专家的自觉规范和系统整理才能实现。许慎撰《说文》，就是理性地对小篆字系进行优化的系统整理，使之成为完善的规范的汉字构形系统，不但在收字、定篆、析形、说义上遵循了系统优化原则，在归纳部首、分别部居、排列字序、运用术语等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系统优化原则。许慎整理小篆字系，既有贮存性，又有描写性，其描写性是对汉字理论的重大贡献，而其贮存性则具有对上古社会生活内容“莫不毕载”的重要意义，而且是有序的集中的系统贮存，意义更大。

先秦典籍的准确解释，往往需要对其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照，强调阴阳相合和辩证统一的整体贯通，所以《易》有八八六十四卦，《老子》有九九八十一章。许慎编《说文》承其统绪，也是有意地多方面体现上古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系统性，如：“一”为天地万物之始，“亥”为十二地支之终而扩展为万物之终，故《说文》所收 9353 个字是始于“一”而终于“亥”的；所立 540 部首，六九五十四，正应了《易》象阴爻为六阳爻为九的卦爻之数，540 部含 6、9、10 相乘，6 为阴数之极，9 为阳数之终，10 为全数，则 540 暗含包罗万象之意。不仅如此，《说文》解说单个字也不乏满含文化统系之深意的用例。如黄侃在其《训诂学讲词》中说：“《说文》之作，至为谨慎，《叙》称博考通人，至于小大，是其所说皆有来历。今观每字说解，俱极为谨严。如‘示’云：‘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合体指事字，为托物以寄事，故言‘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如不说‘天’，则‘二’无根据，不说‘垂象’，则三垂无所系，